

热销全球的成长故事

严斯 - 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
乘时间飞行器去埃及

作者：〔德〕克劳斯 - 彼得·沃尔夫

插图：〔德〕安梅丽·格林克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沃尔克先生的怪想法	/ 1
地下室的秘密	/ 8
商队、沙漠之舟和灯罩	/ 25
在法老的墓穴里	/ 43
饥饿的鳄鱼	/ 86
挚友尤莉亚	/ 102



沃尔克先生的怪想法

严斯-彼得最喜爱的老师莫斯欣先生宣布讨论会开始。教师办公室里的气氛很轻松，每位老师面前都放了一杯咖啡，旧的咖啡壶不安分地冒着气泡，壶盖啪啪地响。

莫斯欣先生建议大家讨论下一次的家庭作业问题，他本人想让学生写一篇有关北海的作文，请其他课程的老师也围绕着北海这个题目安排教学。

新来的女老师卡茨身边坐着沃尔克先生，他曾经差一点就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，可是他还是选择了当一名体育老师。

突然空气里飘来一股臭味，原来又是沃尔克先生把他的运动鞋脱在了桌子下面。其他老师知道他有这个毛病，都特意坐在离他远一些的地方，或者像莫斯欣先生那样干脆坐在了敞开的窗前。

只有卡茨老师对此一无所知，但







是她以后决不会再坐得离沃尔克先生这么近。

现在她赶快往耳朵后面，毛衣上面和鼻子下面擦香水。这一招很灵验，她甚至还能朝着沃尔克先生笑一笑。沃尔克先生喜出望外，暗自思忖，是请这位新同事吃一顿饭还是看一场电影。

莫斯欣先生尝了一块果仁蛋糕，这是卡茨老师自己烤制的。

“这一次我们一定能合作愉快，”莫斯欣先生说，“不过有一件事我还要请诸位注意。”他将身体往前倾了倾，好像怕说错了话似的。沃尔克先生立即警觉起来。

“是这样……唔……在咱们学校里有一个麻烦的学生，叫严斯-彼得。”

“您说的麻烦是什么意思？”卡茨老师问。

莫斯欣先生往后甩了一下他那金黄色的头发，忙解释道：“我是说，他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，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麻烦。”

沃尔克先生不满意地转着眼珠，

3





“什么麻烦？他神经不正常，地地道道的神经病。咱们学校不能要他。”

莫斯欣先生表示不同意，他喜欢严斯-彼得，“不，他并不是真正有神经病。他只不过相信，有一个可以和他谈话的看不见的小人。”

“所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疯子。”

“只有你最正常，对不对？”有人轻轻地对着沃尔克先生的耳朵说道。

沃尔克先生朝四周看了看，想知道谁说话这样放肆。可是没有找到这个人。他可以发誓，这个声音是严斯-彼得的。

沃尔克先生讨厌严斯-彼得。上个星期他在严斯-彼得的班级替莫斯欣先生上课，竟然发现严斯-彼得在玩扑克牌，被他当场抓获，要知道这是他的课呀！玩的是17点和4点！他当然毫不留情当场将严斯-彼得的扑克牌没收。自从沃尔克先生去过一次赌场（惟一的一次），他就再也不能忍受玩牌。





但是很遗憾，放学的时候沃尔克先生必须归还扑克牌。

“他能听见一个看不见的小人说话，多可爱呀！”卡茨老师大声说道，“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种事。我称他是说悄悄话的人，他老让我说粗话。”

“我的天，多可恨的女人，”沃尔克先生想道，“我还是不要请她看电影吧。”

莫斯欣先生对此很感兴趣。

“您是说，您小的时候也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人？”沃尔克先生不怀好意地问，同时将眉毛挑得很高。

“当然了，臭蛋，除了你谁都有。”

沃尔克先生吓得跳了起来。这分明是严斯-彼得的声音，他听得清清楚楚！

“严斯-彼得在咱们房间里！”沃尔克先生大声吼道，“他在偷听咱们的讨论！”

“您说什么呀，沃尔克先生，严斯-彼得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？”

“很简单，想知道作业的问题呗，





您这个梦想家！”沃尔克先生生气地大叫着。

莫斯欣先生为严斯-彼得辩解道：“我提醒您，这个男孩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再说，您仔细看看，这房间里只有咱们呀。”

沃尔克先生不相信地看了看每个角落，连字纸篓也没放过。当他正在弯腰时，轻轻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这儿没人。”

沃尔克先生又吓了一跳。

于是他请了病假，他工作得太紧张了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他是如此的心慌意乱，穿着袜子就离开了房间。右脚上的袜子还有一个洞，虽然很小很小。

严斯-彼得写的关于北海的作文得了最高分，这份作业确实非常好。

“严斯-彼得是好样的，”莫斯欣先生想道，“这篇作文读起来就好像他专门为此学习过似的。”

沃尔克先生知道严斯-彼得得了满分，更为他忧心忡忡。难道严斯-彼得真的有一个看不见的
6 小人？可是，沃尔克先生对谁都





没谈起这件事，他怕别人认为他是疯子，和严斯－彼得一样疯。

如果有人问及此事，他就这样解释：“很简单，这小家伙躲在我们办公室里偷听了呗。虽然我不知道他躲在哪里，他一定有个好藏处，总之，他让你看不见。”

“可是，”沃尔克先生暗自想道，“你们给我小心点，我早晚会抓住你们，你严斯－彼得，还有你看不见的小人，要是真有自己的话！”





地下室的秘密

严斯-彼得觉得新老师特别好，尤其她那一双罗圈腿和她的超短裙。她教授历史课，一门真正有趣的课，起码能听到一些不寻常的事。

严斯-彼得希望自己在历史课上表现得特别好，因为卡茨老师答应过，在学年结束的时候邀请班里最好的三名学生到家里去做客，吃比萨饼。

严斯-彼得就爱吃比萨饼，所以他争着回答卡茨老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。

尤莉亚为此有一点不高兴，她认为严斯-彼得一定是爱上了卡茨老师，这让她无法忍受。她恨不得所有的男孩都只爱她一个人。现在，卡茨老师用她那一双罗圈腿和超短裙抢了她的风头，就连莫斯欣先生也偷偷地盯着超短裙看。

卡茨老师站在教室后面，为学生放映埃及金字塔的幻灯片。她到过埃





及，幻灯片是她自己拍摄的。

“埃及国王被称做法老，”她说，“法老的意思是大房子。对于埃及人法老如同神仙，所以他们建造这种巨大的石头建筑物，即金字塔。”

她指着她的一张幻灯片说：“这座金字塔高146米，长230米。”

严斯-彼得在黑暗中将这组数字写在了手上：高146米，长230米。他要好好记住。

“这座金字塔是为奇阿普斯法老而建的。”

这时看不见的小人悄悄地插嘴道：“她说得不对。”

“别出声，我要好好听课。”

“可是，她在胡说八道，这头笨猪，她什么也不懂。”

严斯-彼得气得咬牙切齿，狠狠地说：“我乐意听，你管不着。”

“这座金字塔就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那么大，里面应该也很宽大，光





石头就用了二百万块。”

卡茨老师将这些数字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，为了看清数字，她把纸片拿得离幻灯机很近。

“每块石头重2.5吨，就是说有三辆汽车加在一起的重量。你们能想像，当时的人们是怎样搬运这些石块的吗？在公元前2500年？”

卡茨老师打开灯，问：“谁知道？”

严斯-彼得举手说：“我。”

卡茨老师和蔼地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严斯-彼得，他们是怎么搬运的呢？他们可是没有机器哟。”

“别听她胡扯，严斯-彼得。告诉她实话，她受得了。她不会那么天真的。”

严斯-彼得并不知道应该向老师说什么实话，只好一言不发。

卡茨老师将手臂抱在胸前站在他面前，很感兴趣地瞅着他，心想：“这男孩真有点意思。有时他忽然就心不在焉起来，好像在自言自语，又好像在和一个人只有他才看得见的人说





话。”

卡茨老师竭力对严斯-彼得态度好，忙说：“这样吧，你至少知道，为什么埃及人要给他们的法老修建如此巨大的金字塔？”

她希望他的答案是：“因为他们将他奉为神明。”可是很遗憾，严斯-彼得没有这样回答，反而不停地咬上嘴唇。

“因为他们太笨，还用说嘛。”看不见的小人在严斯-彼得的耳旁小声说道。

严斯-彼得机械地跟着说了一遍，一边说一边就已经知道，这根本不是卡茨老师所希望的回答。

“埃及人不笨，”卡茨老师立即答道，“他们在很多方面比我们聪明。你明天要给我写出一篇作文，题目是法老时代的埃及。”

严斯-彼得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，这个祸又是看不见的小人惹的。严斯-彼得现在真的特别恨这位与他形影不离的伙伴。

放学以后尤莉亚陪严斯-彼得走





了一段路，因为他们同路。她竭力安慰他：“卡茨老师一点也不可爱，她无缘无故就罚你写一篇作文。”

“这不叫罚写作文！”

尤莉亚听了很不高兴，说：“什么？你还为她辩解？”

“她说得对，卡茨就是个大笨蛋！”看不见的小人插话道。

“一边去，没你什么事！”严斯-彼得大声说道。

尤莉亚很委屈地拐进了另一条街，用手指点了点前额，表示严斯-彼得





的脑子出了毛病。

“我不是说你！”严斯-彼得喊道，可是正好驶过一辆公共汽车，噪音把严斯-彼得的话给吞没了。

“为什么你就不能不挠和我的事呢？”严斯-彼得拼命地数落着。

看不见的小人好半天没有吭声，然后说道：“看你这个样子，严斯-彼得，我真有点不明白了。”

“喂，你不明白什么？”

“难道你真的相信卡茨讲的东西？”

“当然啦，我信。她在大学学习过，她讲的不会有错。”

看不见的小人重重地呼出一口气，说：“你简直把什么都忘了。”

“我忘什么了？你存心跟我捣乱。我们上学不光是为了好玩，是为了学习，比方说，以前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”

对此，看不见的小人只能加以嘲笑，他说：“如果你的老师都那么聪





明，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有我呢？”

现在严斯-彼得没有心情讨论这个问题。

午餐以后，严斯-彼得就回房间坐下，准备很快地把作文写完。他知道完成作业最好的办法就是：乖乖地坐下，去完成它。

作文的绝大部分他是从那本新的历史书中抄下来的。

看不见的小人站在他身后，发表着不同的意见。

他又叹气、又大声地笑，就为了让严斯-彼得注意他。

“不错，我是让人看不见，可是我对你们的谎言实在不能忍受。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，你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子，”严斯-彼得暗自想道，可嘴上没说。

“别吵我，我得赶快写法老时代的埃及。”

“咱们到那儿去一趟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耳朵有毛病啦？我说，咱们到





那儿去一趟吧。”

“随你的便，”严斯-彼得尽可能严肃地说，“不过咱们一定要赶回来吃晚饭，有肉卷呢。”

“没问题，我并不想老待在古埃及。那儿对我来说太热，还有，尼罗河发出来的味道也让人受不了。他们往里面乱倒东西，剩饭剩菜啦，粪便啦，死蛇啦等等，这些东西让鳄鱼最开心。鳄鱼个个都是大饭桶，它们越长越肥。”看不见的小人的声音里充满了厌恶，就好像他到过那里似的。

严斯-彼得很清楚，他现在必须保持清醒，否则又会跟着干坏事，他有这种预感。如果他现在不小心，闹出事来，谁都会拿他撒气。他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，虽然现在还看不到乌云，但是一股气流已经将沉闷的空气吹散。

严斯-彼得将钢笔放在了笔记本旁边。

“你准备怎样去埃及呢？又怎样在晚饭之前赶回来呢？”严斯-彼得问。

“当然是用我那架放在地下室的